

列傳

卓茂 魯恭 弟丕 魏霸 劉寬 伏湛 子隆 侯霸 宋弘 弟茂 郭囀 附
馮勤 趙惠 牟融 韋彪 族子義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宏 鄭均 趙典 桓譚 馮衍 子豹 申屠剛 鮑永 子昱 鄧暉 子壽
蘇竟 楊厚 郎顗 襄楷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王堂 蘇章 族弟
牟續 曾琮 陸康 樊宏 子儵 族曾孫準 陰識 弟興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弘 周章 梁統 子琳 曾孫商 玄 孫巢

後

漢

書



後漢書卷五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卓茂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

江翁也昭帝時爲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

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

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爲人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

嘗有爭競

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翁子亡馬

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

東觀記曰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

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

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密今洛州密縣也

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也詩

日諄爾諄諄音之順反

舉善而敦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家語曰宓子賤爲人常單父宰人不忍欺

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部謂所部也

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

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

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

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

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

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

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

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人八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今

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

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

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無員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

中興轉爲祭酒

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

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

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

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閭表旌顯也閭里門也事見史記

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食邑二千戶

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

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單復具謂之襲

復以茂長子

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

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

汎鄉在琅郡不其縣

崇卒子琴嗣

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

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

勲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

○劉攽曰案文多一

時字前後言不仕王莽者多矣不須時字也

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

新都縣也屬南陽郡

後王莽秉權休去

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齋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

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

姓抱經書隱避林數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

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

虓虎怒也詩曰闕如虓虎嬰城言以城自嬰也

斯固

倥傯不暇給之日

字書曰倥傯窮困也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

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

斷斷猶專一也書斷

斷倚無他技

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

史記燕昭王卽位欲雪齊恥以招賢者得郭隗爲築宮而師事之

於是蘊憤歸道之賓

蘊積也

越關阻捐宗族以排

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

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

率斯道也

怨悔曷其至乎

怨謂爲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傳

第五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

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匡設六筭之法以窮工商

故曰權數

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

中賻贈無所受

公羊傳曰貨財曰賻

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

學習魯詩

高祖時魯申公詩也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

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

問遣也

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

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

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

得召與其議

與音豫

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

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

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

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

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

亭長乃慙悔還牛詣

獄受罪恭貰不問

貰寬貸也音時夜反

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

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

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

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

雍親瞿然而起

瞿音久住反

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

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

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敬勞曰君以名德久

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

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

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

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

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

以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

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

懷恐懼

章帝崩也

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

時不聞警蹕之音

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莫不

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

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然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

今乃以盛春

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

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

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

史記古公

脩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

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爲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

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

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繩也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行義尙於

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

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下著信盈缶應

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比卦坤下坎上坤爲土缶之象也坎爲水雨之象也坎在

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也○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

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

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

年實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丞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爲庶人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緼山

即天山言彤固與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緼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緼也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

焉者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

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各反使者在道

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

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

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

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

○劉放曰案文恩當作思

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

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

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

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爲樂安國故

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

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

說文曰以財相

購

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

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

其餘遂自相

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

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

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

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苑陵人

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

郎中賜駙馬從駕

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爲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

時弟丕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

後坐事策免

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

殤帝卽位以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

鮪爲司徒

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

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

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

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敬授人時

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

言順月令以行事也

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

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

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

俊達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

方是則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

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

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

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

上逆時氣下傷

農業案易五月婚用事

東觀記曰五月婚卦用事婚卦異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多作后古字通

經曰后以施

令詒四方

詒理也易婚卦象曰天下有風婚而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

言君以夏

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

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

故曰微陰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

冗散

今始

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

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

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

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

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

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為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為害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誠圖曰大陵主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

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

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

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

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

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夏

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

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

子為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故曰殷因於

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陽氣易言十一月初九爻辭

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荄荄草根也而猶盛陰在土地凍

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坤卦

馴順也言陰以卑順為道漸至顯著猶自履霜而至堅冰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

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

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

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

之端莫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

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

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眾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詞也稽覽圖中

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請報決也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

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習也

言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恭性謙退

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

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

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不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

學孳不怠之意

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

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

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

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擢

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

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前書曰

司寇二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

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

商趙王良之孫

便時移住學官不止不聽

學官謂學舍也

王乃上疏自

言詔書下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

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

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

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

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爲人

脩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

續漢書曰薦王龔等皆備帷幄近臣

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

三朞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

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員時侍

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

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頑

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

甄別也

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

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

枉也

規圓也矩方也權秤錘衡秤衡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

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

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尙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

在知人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是相戒也

顯周公箕子之所陳

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尙

書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

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于芻蕘也

既顯巖穴以

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

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

二老解見明帝紀也

五年年七十

五卒於官

魏霸傳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

句音鉤

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

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

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

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

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傳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

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

執利之事也角隅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

父嶠順帝時爲司徒

嶠音丘宜反

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

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

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校報也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

校

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

大將軍梁冀也

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

海相

東海王彊曾孫孫之相也

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

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

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

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爲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

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

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

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

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

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

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

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

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

被加也爲酒所加也被音平寄反

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

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

說文曰澡手日盥音管

京師以

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

迂久猶良久也

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

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

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飜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

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

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

逆謀

先策謂預知也

以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戶

遂音錄

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

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列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

款款忠誠也

仁感昆蟲愛及胎卵

童兒不捕雉也

寬霸臨政亦稱優

緩

後漢書卷五十五

後漢書卷五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伏湛傳

子隆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

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

爲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

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武帝置繡

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王莽改河內爲後隊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

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

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糲糲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斛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爲

糲也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

其惑衆卽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

全也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主也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

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

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

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

東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

謂西

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

書曰

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用克綏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

謀及

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

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

衡車也庸城也崇侯倡紂爲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

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與明

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

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

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

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

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

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

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

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也

萬餘人據富平連

攻之不下

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棣州厭次縣也

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